

施愚山先生余文集

施愚山先生全集

施愚山先生全集

施愚山先生全集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卷之五

詩文序

閩粵使集序

人臣奉命馳萬里職也躑躅嶮阻犯風濤蒙煙霧寢處
峒箐兵革之間而行足以格鬼神無隕越者誠也所過
山川風物謠俗憑軒載筆書而志之以歌以詠宣主德
而達民風愀愴慷慨博麗離奇者才也三者備可以使
矣東武馮君殿公行誼文詞爲齊魯鉅公推重官大行
人三年再奉使自燕而閩而粵地皆嶮遠方用兵旋使
旋反各紀其役君子是以知殿公之可以使也三者備
矣予未得閩遊而嘗使西粵殿公將之粵過余問道索

使粵紀行爲賦詩別且告之曰楚衡嶽最大粵七星巖最奇皆以雨不果遊心甚恨之君勿失今觀殿公之不果遊也亦以雨有類予者然余在桂林會兵變刃交於睫賴天子之靈徒步間關幸脫虎口而殿公僅戒心於洞庭風浪之夕且余自楚溯粵迫不敢休後又以間道歸故衡永之勝皆失之咫尺而殿公返棹之暇得縱觀於浯溪鉅鉅雁峰石鼓之奇發爲詩文之光怪其過余遠甚夫人之耳目見其所未歷則才智於是乎生殿公家海岱出入神明之廬驅車問粵險遠用兵之地往復萬里無愆期忠信格山川文詞響金石足以豪矣以視夫身處簿書案牘間局蹐焦勞精涸形憊而事有以

重挫其志言不敢寫其心者其相去必有辨吾是以序之蓋不以疇昔之崎嶇險難爲苦而竊追憶之以爲樂也

蜀道詩序

海內詞學之友聚則相朝夕別則音驛不絕未有若王戶部阮亭先生者其才筆雋拔又喜錄人詩對客嗟誦康熙辛亥夏余客京師出遊洛阮亭與伯子西樵諸公合爲詩祖帳國門又歲餘阮亭主四川省試尋蜀道詩數十篇屬余題其首余聞蜀客言彼中山川飛魂悚骨母俟覃思研練畧書數目便爾瓌奇竊謂不然夫以白傅之才輟翰巫山蜀道未易詩也且范至能陸

務觀出入蜀記以二子宦遊所至弭節策杖累日經旬
故采錄畧具今阮亭以文字之役銜王命赴期戴星夙
駕度其道路經涉車無輟軌而幽索異悉著於篇豈
不一時盛事哉蜀自王褒楊雄司馬相如蘇氏父子諸
人擅恢麗博奧之才鷹揚中土文存簡冊而杜子美以
羈旅轉徙之客作爲詩歌顧使巴蜀川巖形見勢出後
之好事者磨巖鑱石照耀無垠殆自蠶叢開國以來所
僅有昔人以湘江爲三閭湯沐邑由此言之則蜀之錦
江巫峽所在皆杜氏湯沐地也嚮使工部安居朝省卽
坐致卿相奚以致是然則阮亭之使蜀其所得亦已多
矣古之據有蜀土者號稱天險罕負固不賓近歸版圖

二十年兵革之餘風物彫瘁山川陳迹大半湮亾阮亭
俯仰遲回蓋若有隱憂焉未二年而難作古之使者軒
輜采風以知治亂詩人豈徒然哉初萊陽宋荔裳以觀
察入蜀余嘗寓書恨不得一往而今老矣蜀又阻兵固
知其不能遊也於蜀道集見之矣

定力堂詩序

昌黎韓子之論文也以爲與世浮沈不自豎立雖不爲
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予讀之慄然信韓子之奇
於文也學者拘常襲陋膚附而踵隨求一語突出不可
得且謂君子之立言固如是其坦白也信如是說則是
麒麟鳳凰不必稱瑞於世而黃茅白葦彌望無際皆可

目爲琪樹之林矣胡子國堂讀書好奇偉一詩成輒俯
眎其儔輩顧獨以予爲知言介吾友徐青溪屬爲論序
出其所作則誠耽奇逐異勇自豎立不肯與世浮沈者
也予驚而告之曰子不屑與時人伍必將求合乎古人
自漢魏以來能言之家別流同原互相祖述唐以之取
士千人一律幾同帖括於是李杜諸大家而外昌黎之
崛奧長吉之詭奇閬仙東野之巉削幽寒皆於唐人淹
熟中另爲別調以孤行者也夫惟克乎其內不徒務異
其詞故其盤空鑿險風雨鬼神百出而不可殫究久之
漸老漸熟漸歸平澹如策騏驥於千仞之岡蟻封百折
而徐放乎康莊也子其求爲後世之傳而毋憚爲一時

所怪則韓子之說信矣胡子曰固吾志也予蓋好奇不逮者嘉胡子之不苟同人也故次其語爲序

房樞部文集序

天下日競於文而文益敝其患非徒在文章也唐虞去上古未遠其人渾渾爾書辭質簡非後世史家言天下稱文明爲獨盛三王相嬗制作閎備星陳而霞爛文治已極聖人之書旣具而諸子百家旁見駢出皆自命爲作者之聖由是莠言繁興天下奸回猾亂簡冊不可勝書而變亦無所不底於極吾夫子刪正詩書筆削春秋以坊天下後世不啻摧陷廓清而中古淳茂之風卒不可復何者文極而敝固其所也敝極則變變極則反其

本蓋不俟筮賁而怒乎其有憂矣浸淫至戰國不已卒
召嬴秦焚書之禍於乎向使孔孟生今日見今世之文
人其憂歎何如也夫立言爲不朽謂其祖經禰傳以載
道而牖民也假令騷賦詩文徒取雕繪浮言曲說是非
甘謬於聖人聾悅雖工卽土苴之弗若矣樞部房君慎
菴出其文若干首大抵正學術閑人心坦然洞達之言
杼柚一出於已所謂修辭立誠其言有物者邪始樞部
宰豐城治行第一到今輿頌不衰夫蓄之爲德發之爲
言施之爲政一也漢儒崇尚經學史氏或稱以文章飾
吏治謂之爲飾有道者陋之君子理義積中言無緣飾
若植根而木華若掘地而泉涌若田夫野叟之量雨暘

話桑麻也吾論文如是樞部曰然故書之或曰沾沾其
文非樞部意也自其先公貞靖先生既有所受矣

趙五絃詩序

丈夫生而讀書負志略屈首牖下鬱不得一騁如莫邪
之劍歿刃未試常鳴鳴鞘中及驅馳既勅能已少暴
於天下而志大塗艱終不得寃用所謂孔融魯國男子
便當拂衣去矣吾友趙君五絃守慶遠不期月輒移疾
歸豈徒以其地荒惡不可理邪五絃嘗司刑兗州強果
明辨遇事無難色或大獄連數十百人推勘累歲以屬
君則燭照刃解巡按御史爲之倚重累疏薦其才當入
爲京朝官會格它例不行遷南安郡丞督府以下諸大

吏皆優重之如在兗時以其才何施不可况太守得專
制一方邪然觀其在郡之作多咨嗟踟躕悄然以憂旣
謝免家居南登京峴北眺淮海其神逾王其詩愈雄健
而鬱蒼殆以棄官爲樂者往嘗喜讀香山放翁諸家近
則專意杜陵舉舊刻十餘種將彙而刪之存其五六余
適過刊江相見賀無恙執其手曰君故有元龍湖海氣
今尚咄咄逼人其能從田間人遊邪五絃笑不言徐謝
曰君姑序吾詩嗟乎詩固不足以盡五絃也故畧論其
人之梗槩焉

梁園詩集序

予往序人詩大抵能近乎古人者輒亟稱之讀許子天

王詩則大異許子曰今天下某某學唐而似焉者也規焉尋聲肖影側足學步非前人所嘗道過則逡巡不敢吐一字故出其所作若古人所已作焉讀其作未竟若我所已讀竟焉以是爲學古又奚以爲夫善學古者在得古人之法神而明之出以己意不在乎膚立而毛附故寧挾奇造險毋蹈常襲故及其遲之又久以絢爛爲平淡可安步而至也坐客駭其言不敢應予曰許子言是也陸機不云乎雖杼柚乎予懷怵他人之我先韓昌黎惟陳言之務去憂憂其難之古之能言者皆滌腸抉髓而出故其言能發光怪但不可爲堅僻者指許子之詩氣雄力厚如巉巖猛虎凜乎其不可攀森然其

不可犯君子觀其言卽其平生之魁壘博肆亦可槩見矣客皆唯唯以予爲知言遂與之酌酒進觥大醉別去

汪舟次詩序

往歲丁未在豫章與汪子舟次高子阮懷同遊西山甚樂也已汪子又獨遊匡廬集其往來登覽贈酬之詩若干首屬余序論讀之累日洋洋若無盡是可憚也近世之稱詩曰盛立名益難嘗見前輩言隆萬之間學者窟穴帖括舍是而及它文辭則或以爲廢業比其志得意滿稍涉聲律餘力所成無復檢括有能奮自振拔深好而力學者則人爭睹異今士大夫多窮愁比戶聲詩下邑僻壤不乏一二人夫習之者衆則其業易工易工則

人望難厭坐客皆趨其言余竊以爲今之時固獨難然自古能言諸家雖挾尤異之才未有不閱覽專思終身肆力而能特立不朽於後世者也余少嘗有志斯事中年病耗荒忽意有所得不急書則失之故多率意成篇而汪子同遊西山時紀其所見窮幽極眇不過人不已其家廣陵南北輻輳魚鹽之地日大索古文奇編屬聚而讀之四方客至非著聲實而擅文章者則閉戶不出間有所作惟與孫焦穫吳野人輩相可否譬有美玉治之以良工磨之以歲月求其光氣揜覆不可得也古之讀書將以嚮學今人作詩或不暇讀書汪子之所爲乃大異故其詩日進而方張夫揚其波弗忘乎其源循其

塗弗知其所止君子之於道亦如是矣

適餘堂詩序

必不得已而後言其言於是乎至古之詩人皆然而得之行役羈旅者爲多其身閒其地遠其時淹久旣積其窮苦憔悴之懷又歷乎荒厓大谷雲物蟲鳥之變或震蕩之以兵革淒迷之以風雨出其所言使人往復而驚歎所謂有觸而鳴者也陳子元水吳人也而家豫章遭亂家破子身窮老不得歸往往以詩自慰藉又能書法兼篆隸其爲人也博雅好古抽之不窮與之久而不厭以此遊士大夫稱其詩者日衆趙韞退大叅嘗叙述之以傳謂其晚年詩益進崎嶇憂患有少陵夔州子厚永

州之遺而陳子更請予論其詩予無以加也大抵早歲
多山水遊讌之篇中更亂離樂在悲來唧嚶叫嘯往往
哀激其境窮者風變其思苦者曲工陳子旣以其不得
已者託之於詩士大夫又樂道而與之遊宜其老不輟
吟也夫人之情無不懷其故鄉者豫章之去吳門乘迅
風不旬日至耳豫章之服食居處玩好又率不類吳今
陳子年且六十買妾生子將老於此鄉其有愛於匡廬
劍水之間樂而忘返邪抑三吳彫弊田廬蕩然雖歸亦
客邪異日東下章江當繫舟取酒數斗醉陳子而問之
聊叙其槩如此

吳舫翁集序